

四、近期中共與日韓關係觀察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東杰主稿

- 面對全球疫情進入第二波擴散期，加上美國政權轉移空窗，王毅密集出訪日、韓有尋求「突破」之戰略意味。
- RCEP 在歷經 8 年談判後終於簽署，讓居於核心之中、日、韓互動有進一步調整空間，惟彼此存在長期矛盾，未來發展有待觀察。

（一）中日關係：復甦中存在挑戰

儘管中國大陸內部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正攀向高峰，負責外交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仍於 2020 年 2 月 28、29 日訪問日本，除先後會見首相安倍晉三、外相茂木敏充與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並與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北村滋進行新一輪高級政治對話，至於習近平原訂 4 月訪日之計畫則為溝通重點。事實上，自 2018 年中、日兩國總理在雙邊關係史上非常少見地實現年內互訪（5 月李克強訪日與 10 月安倍訪陸）後，接下來包括習近平在 2019 年 6 月參加大阪 G20 峰會以及在 10 月訪日並會見安倍的王岐山，北京政壇「三巨頭」在 1 年半內接連到訪，不啻透露某種訊息，顯示中、日關係在 2012 年安倍上臺後的長期低迷局面，或出現調整空間。

無論如何，由於疫情隨即爆發全球性蔓延，不但習近平取消訪日規劃，安倍在 8 月底突然辭職下臺也讓雙邊關係面臨新的考驗。雖然疫情依舊嚴峻，隨著川普在總統大選中失利，加上選舉期間美國社會對立裂縫升高，以及歷經 8 年談判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在 11 月 15 日簽署，中共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立即打鐵趁熱在 11 月 24、25 日訪日，成為自 2 月份楊潔篪後訪日最高級別中共官員，除與外長茂木敏充會面，也是新首相菅義偉首次與中方高層會面。雙方達成 5 項共識（在 4 個政治文件基礎上以「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精神正向互動、攜手抗擊疫情並及時交流資訊、合作推進經濟復甦並於明年舉行新一輪經濟高層對話、共同推動 RCEP 早日生效與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進程、支持

對方舉辦東京奧運會和北京冬奧會)與 6 項成果(在本月內啟動兩國必要人員往來「快捷通道」以促進復工復產合作、建立食品農水產品合作跨部門磋商機制、建立氣候變化政策磋商機制、啟動 2022 年邦交正常化 50 週年紀念活動籌備工作、於 12 月舉行新一輪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爭取年內開通防務部門海空聯絡機制直通電話)。

儘管前述內容看似豐碩，雙方在釣魚臺爭議方面依然存在分歧。雖然王毅建議兩國回到 2014 年「4 點原則共識」(戰略互惠、正視歷史、危機管控、協商談判)，要求雙方避免在敏感海域採取讓問題複雜化舉動，但日方對此並未正面回應，何況根據日本經濟新聞(Nikkei)11 月 19 日報導，2020 年在釣魚臺周圍水域發現中共公務船隻總天數高達破紀錄的 300 天，無形中也讓中日關係回暖面臨重大挑戰，即便雙方防長在 12 月 14 日視訊對話，一致表示要加快海空聯絡機制建設，前景依舊有待觀察。

(二) 中韓關係：聚焦突破美國包圍圈

同樣地，在楊潔篪於 8 月成為疫情爆發後首次訪韓中共高層官員，在釜山與青瓦臺國家安保室長徐薰就共同防疫與朝鮮半島議題交換意見後，王毅也在結束前述訪日行程後，接著在 25 至 27 日前往首爾，先後與外長康京和以及文在寅總統會面，除達成推動「中韓關係未來發展委員會」、啟動外交安全 2+2 對話與海洋事務對話、舉辦新一輪外交部門高級別戰略對話，以及儘早達成雙邊自貿協定第二階段談判等共識外，更針對 8 月「未完待續」的習近平訪韓計畫展開磋商。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7 年韓國佈署「薩德」(THAAD)事件為兩國互動帶來一陣低迷後，以推動「半島無核化」作為基礎，加上共同對抗華府貿易施壓，以及美國片面調高防衛費用分攤比例埋下之矛盾，相較部分觀察家聚焦王毅訪日對於突破美國「對中包圍圈」之戰略暗示，由於韓國迄今並未加入四方會談、5G 乾淨網路、五眼聯盟等美國主導的反中陣線，或許中韓關係才是北京真正鎖定的突破口。理由在於，首先，文在寅有在 2022 年任期屆滿前突破對北韓關係的歷史使命壓力，其次則無論美國在 2010 與 2018 年兩度強迫韓國改訂

自貿協議，乃至在 2020 年陡然調高 5 倍防衛費用，都埋下美韓矛盾伏筆，至於 2019 年爆發的日韓貿易戰更差點讓南韓憤而中止「情報交換協定」，從而讓中共有見縫插針的空間，加上新冠疫情重創經濟與打房失利，致使文在寅支持度從 5 月的 71% 高峰腰斬暴跌至 12 月 36%，政權危機既迫使其有所更張，中共表態支持韓方在 2021 年初續辦今年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亦不啻雪中送炭。

（三）美中對峙升高下的中日韓互動

從另一角度來看，不管中共與日、韓關係如何發展，美國的態度與政策都是關鍵所在。自歐巴馬在 2009 年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 乃至 2012 年起倡導「再平衡」戰略，既意味亞洲已成為美國全球布局新重心，不僅抑制（或圍堵）中國大陸乃主要著眼點，如何強化與日、韓等傳統盟友之連動更加重要；更有甚者，隨著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在 2017 年達到 3752 億美元歷史紀錄，一方面促使高倡「美國優先」的川普在 2018 年發起貿易戰，美國積極拉攏日本、澳洲與印度以落實「印太戰略」，並更頻繁地在南海和臺海增加軍事活動，都使兩國互動存在擦槍走火進入「熱戰」的風險。其中，日本在 2015 年加入美國與印度「馬拉巴爾」演習，以及 2016 年與南韓簽署「情報交換協定」後，2020 年又與澳洲就簽署「互惠准入協定」達成共識，非但正面回應支持美國戰略，其「抗中」姿態也成為中日修補關係最大障礙。

儘管如此，11 月簽署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既成為中日韓 3 國一起加入的首個自由貿易協定，企圖以此作為轉型契機，王毅隨即出訪日、韓兩國，除了敦促共同推動前述協定生效外，是否順勢結束自 2012 年以來的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並在美國之前搶先加入目前由日本主導之「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應是北京當前盤算重點。當然，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日、韓三邊互動之既有糾葛乃經年累月而來，想化解自非易事，其後續發展仍難以確定，至於拜登之新亞太戰略內涵乃觀察焦點所在。